



郭注莊子

一



服部文庫  
イ 17  
2041  
1



117  
2041  
1

南郭先生考訂

不許翻刻  
千里必究

郭注莊子



平安書肆

藤花房

合梓

東都書舖

錦山房

南華真經舊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違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

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  
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天下篇  
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  
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  
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昆芒。至人  
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  
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  
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  
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

猶釋

和運

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  
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  
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  
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  
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讀郭注莊子

蒙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且其言沈洋自恣  
 以適已以全利也可謂太史公能知莊生矣後世附注蓋數  
 十家曷嘗不自謂得其玄珠然其書辭往往故作  
 詭怪玩世固亦一家言不可類推加以邀古儻有  
 一二轉訛錯脫固已不可攻焉而大抵後諸注家  
 每以箋釋不全為慊而覽者亦責其備不已而後  
 務多其說強拗相軋率苟而已近乎道辭則彼之  
 與此均乎不通也至其演玄理固自惚恍無象言

強拗

真成

者可言。孰知其極。如塗塗附。亦終此乎。不可言已。  
 且莊生騏驥奔逸。豈猶可屑。後之蠅附者哉。其神  
 而有知。故當獨笑於無何有之鄉。然莊生既已洗  
 洋自恣。曼衍窮年。後之因此逐影搏空。不可極止。  
 亦其勢爾。而所謂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茫乎昧乎。  
 未之盡者。莊生大觀千載之上。蓋預言之。郭子玄  
 亦清言家耳。當時多已因此誇其超詣。而其所言  
 者。特未定也。則未知果且與是類乎。獨要其會歸。  
 事事不必曲說。可稱有識。故亦得令辭適上。乃懸

河瀉水。不獨見推於古昔。迄今亦可以孤行。則吾  
 有取於郭子玄。

南郭服元喬題

莊子南華真經篇目

第一卷

內篇

逍遙游

齊物論

第二卷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第三卷

大宗師

應帝王

第四卷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第五卷

天地

天道

天運

第六卷

刻意

繕性

第七卷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游

第八卷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第九卷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第十卷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目錄終

天字年封在子南華經人天八時人至人聖人君子稱

莊子南華真經卷一

郭象注

內篇

此莊子才三篇之內也此以意言也才一也為意外篇則才一也取也而自內篇毛之了了

逍遙遊

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

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

而為鳥其名為鵬

鵬鯨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而

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互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皆可略之



疏本理  
固上有  
小物必  
自生於  
小處小  
處亦必  
生彼小  
物

若垂天之雲，走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

天池也。非真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

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齊，諸者志恠

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裡，搏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

既有所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去，以六月息者

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槍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

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鵬之

者耳。野馬者遊氣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

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

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

自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

輒足以自勝而逝也。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

淺而舟大也。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

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

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玉，而營生於至當之外，

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風之積也不

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

有寧溼。

徒端委  
而上一音  
博雀云  
推翼非  
獨而也

音義翼注並作槍  
可從

鷄公白齊物論注曰  
斥鷃不貴天池而  
榮願以足因此語  
天地當作天池  
天地二字又出次章

南齊書

今將圖南

夫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

之逍也蜩與鷓鴣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

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足

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美適

於天地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

千里者三月聚糧其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之二

蟲又何知也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起

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

或本豈下有字不

及大年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豈尚之

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

無待之人遺彼忘我真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

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

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

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

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

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

若夫逍遙而繫於有左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

矣未能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

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

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

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

注疏本於作之

亦各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此於衆人之所悲

亦可悲矣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

也苟知其極，毛分不可相歧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湯之問棘也是已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為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

小大之辯也

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向言一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

畢志榆枋直各種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跋扈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

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未能齊宋榮子故有笑且舉世而譽之而不

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

內我而辯乎榮辱之竟

榮已而斯已矣亦不能復過此彼

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足於身故雖然猶有未樹也

唯能自是乎未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冷然輕妙

之貌旬有五口而後反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彼於

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此雖免乎

行猶有所待者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若夫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

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

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

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游變化之塗

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

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

真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而力待不失則同於大

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者猶

不足以殊有待者之巨細乎故曰至人無已無已故順物順物而至矣神

人無功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理為一故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堯讓天

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

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

天下許由曰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夫能令天下治不治

治不治

自以為功

而堯注疏本無堯字

斯由之注疏本作斯之由

天下者也故寺治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治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亡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由之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顛非夫人有情於自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

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鶴鶴巢於深林不過一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性各有極苟足其極歸休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則餘天下之財也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夫懷豁者無友故天下樂推而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有吾問於連叔曰許天地雖異其於逍遙一也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

南華經

纓或作嬰 紱或作紕  
王疏本作至

冰雪淖約若處子此皆奇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

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

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

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

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不食五穀吸

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死傷於風飲露俱食五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

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

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夫體神居靈而窮理

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

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

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澹然而不

待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

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

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不知至言

以為狂而不信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謂此接輿之

此知之聾盲也為物所求但知之之人也之德也將旁薄萬物以

聾盲者謂無此理為一世勦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夫聖人之

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

旁構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

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

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

雖注疏本作唯

蓋不勤敬

使

據時年人所

混同

心極兩儀

有卷經

傷夫安於所信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大浸稽天而不溺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無往而不安則所

况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皆適死生無變是其塵垢

糝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堯舜者

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世事之

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

耳糝糠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

射之山汾水之陽堯鳥了及後然喪其天下焉夫堯之無用

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

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

而常遊心於絕真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

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於堯耳

夫堯實真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外內異域未

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

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

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

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

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

而遊無窮哉窮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

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

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

南齊書

徐北經

其藥能令

南華經

卷之二

八

漂祭於水中也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  
 世為泝澣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  
 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  
 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  
 以封或不免於泝澣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  
 石之瓠何不攄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  
 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非直達者  
各有安苟得其宜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  
安在而不逍遙也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

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  
 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狌猶卑身而伏以  
 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罔罟  
 今夫豫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  
 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  
 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  
 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夫  
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  
均用得其所以則物皆逍遙也

齊物論

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莫不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喞嗒焉、似喪其耦、  
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而喞焉、解體、若失其配、匹、顏成子游立侍乎前、

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死灰槁木、取其寂寞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見若子綦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

之乎、  
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女聞

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籟、  
籟、籟也、夫

大地者、造地之名、亦自然之稱、言自然之理、通生萬物、不知所以然而然、大、中、也、而此氣、仍名此氣、為不

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

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

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  
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

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為名、是唯無作

作則萬竅怒呬、  
言風、唯無作、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為聲也、而獨不聞之

參寥乎、  
長風之聲、山林之畏佳、大風之所扇動也、大木百圍之

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

者、  
此畧舉眾竅之所似、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呌者諒者突者

者、  
此畧舉眾竅之聲、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

飄風則大和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六

風濟則衆竅爲虛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於

得則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調調刀刀動搖

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子游曰

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

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天籟也夫天

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

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

能爲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

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

然矣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爲也故以

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

不適爲翼注本作適

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能自

有况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爲

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成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大知閑閑小知間間此

知之美盛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此蓋言其寐也魂交其

覺也形開此蓋寤與接爲構日以心關此蓋恐其發若

密者此蓋交小恐惴惴大恐纒纒此蓋恐其發若

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

也此蓋動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衰如

者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而遂往其

南華經

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其厭沒於欲老而近死

之心莫使復陽也其利惠輕禍陰結喜怒哀樂

嘆變音執不音通音通姚佚啓態此蓋性情樂出虛蒸成茵此蓋事變

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無方自此以下明

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

雖彌異自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夜相

然彌同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已乎已乎旦暮

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言其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

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其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

是亦近矣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自然生故而不

知其所為使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若有真

宰而特不得其朕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

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可行已信今夫行者信而不

見其形不見所以有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百骸

九竅六藏付之自然而吾誰與為親直

存存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皆說之則是有私也

故不說而自存不為而自生也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若皆私之則

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

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

然豈直人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夫臣妾但各當

之所為哉其分耳未為不

足以相治也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其遞相為君

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有經

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共天  
 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不  
 遞哉、雖無錯於其有真、君存焉、任之而自爾、則非為也、如求  
 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卑、隸、猶  
 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  
 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  
 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一受其成形、不亾以待盡、言物各有  
 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與物相刃相靡、其行  
 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與物相刃相靡、其行  
 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羣品云云、逆順相  
 忒、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眾人之所悲者、亦可悲  
 矣、而眾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  
 又何物、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夫物情無極、知  
 足悲哉、

未

則凡下注疏本有一人字

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爾然疲役、  
 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  
 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  
 所以好此之、人謂之不死、奚益、言其實與死同、其形化其  
 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  
 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反比於凡人所哀、則此  
 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人之生也、固若是  
 苦乎、其我獨苦、而人亦有不苦者乎、凡此上事、皆  
 而然、故曰苦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  
 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  
 不由、知則未有不同者、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  
 也、故天下莫不苦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  
 且無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  
 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

自有師故付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之而自當  
 有焉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  
 也者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今日  
 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是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  
 自若而不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各有所說故異於吹其所  
 言者特未定也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果有言邪以為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其未嘗有言邪

以為無言邪則據此已有言其以為異於轂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夫言與轂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道惡乎往而不存皆存言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  
 惡乎存而不可道皆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故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  
 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更相是非  
 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非者儒墨之所非也

鶴公曰方生之說也省文

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物無非，則天下無非矣。無非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生死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

鶴公曰因是省文

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夫懷器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是亦彼也。我亦為彼，亦是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彼亦自是非，而自是非，而非此，此與彼各有，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而自是非，復為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果也。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偶對也，彼是相對，而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此居樞始得其

環中以應無窮

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中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

中者無是非非也無是非非故能應夫是非非無窮故應亦無窮是亦一無窮非

亦一無窮也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

無懷乘之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

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

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夫

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

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非莫若反

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

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二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可乎可於已者不可乎不可於已者道行之而成即謂之可不可乎不可即謂之不可

無不物謂之而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然其所

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

施恢恠悖怪道通為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

狀同規矩故舉縱橫好醜恢恠悖怪各然其所

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

各然其所

然各可其所

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

施恢恠悖怪道通為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

狀同規矩故舉縱橫好醜恢恠悖怪各然其所

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

各然其所

滯

為一其分也成也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滅其成也毀也我  
 所謂成而彼夫成毀者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生於自見  
 或謂之毀而不見彼也故無成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  
 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夫達者無滯於一故忽然自忘而寄通也者得也  
 夫達者無滯於一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適得而幾  
 矣幾盡也至理因是已達者因已而不知其然謂  
 之道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勞神  
 明為一者則自而不知其同也達者則不常而為一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  
 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

七除反

莫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  
 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眾狙之或因所  
 好而自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莫之  
 是也故付之自是之謂兩行任天下古之人其知有所  
 均而止也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  
 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  
 不應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  
 也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雖未都忘  
 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  
 此彼此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無是非道  
 是非也忘彼此之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乃全也



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

也彼我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也

與無斯不能知乃至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古善琴者無成與虧

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

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

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

者昭文之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

不鼓琴也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辨

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賴

瞑

自以殊於眾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明示眾人欲使彼非

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是猶對牛鼓簧耳

道術終於昧然也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

又乃終文之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

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若是而

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

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

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所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

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嵬備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

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

矣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

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

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

遣而是非雖然請嘗言之至理無言言則與有始自去矣

也者有始則有未始有始也者謂無終始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也而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有無也者有無而未始有夫未

懷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

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今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

我則已有謂矣謂無是非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天下

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夫以形

相對則

鵝公曰按天地注云我確斯而都任又刻意注云豁然確盡音義云斯又作漸可從

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夫以形相對則

鶴台毫豪相通雖  
然因本文當作毫

太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  
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  
豪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  
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若性足者非  
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  
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  
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螻  
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  
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  
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  
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萬  
萬形同於自得其得一也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  
也已自一矣理無所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  
乎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  
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  
矣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

已收

得而況其凡乎

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與  
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

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  
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  
一之者與彼未殊而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  
忘一者無言而自一

自有適有乎

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  
三況尋其末數其可窮乎無適焉因

是已

各止於其所夫道未始有封真然無  
能乃最是也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

有常

彼此言之故為是而有畛也道無封故萬物  
是非無定主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

各異有倫有義事物有理  
便也

分有辯

羣分而有競有爭並逐曰競  
對辯曰爭此之謂八德

畧而判之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六合之外  
謂萬物性分

有德

六德

一

二

之表軍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

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六合之內聖人論

而不議陳其性而安之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

辯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故分也者有不分

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已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

自別曰何也聖人懷之以不辯為懷眾人辯之以

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

夫大道不稱付之自稱大辯不言已自大仁不仁

無愛而大廉不嗾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大勇不

伎無往而不順故道昭而不道以此明彼彼言辯

而不及不能及仁常而不成物無常愛而廉清而

不信激然廉清貪名勇伎而不成伎逆之勇天下

足之地也五者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而幾向方矣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

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圖學方以

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

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

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若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浩然都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而不知其所由

來至之來自然無迹此之謂葆光任其自明故故昔者堯

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

何也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齊明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物之所安無

三子之妙處也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夫

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

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

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近

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

也怡蓄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

乎知之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子知子之

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

才之自當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都不知乃曠

雖然嘗試言之以其不知故未敢庸詎知吾所謂

知之非不知邪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

知矣夫蛤蟻之知在於轉丸而笑蛤蟻者庸詎知

乃以蘇合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

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直是不且吾

嘗試問乎女已不知其正民溼寢則腰疾偏死

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二者孰知

雖然疏  
本作然  
乎曰然  
乎猶然  
然也

正處此畧舉三者以民食芻豢麋鹿食薦音且甘

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此畧舉四者以後獮

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鱈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

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

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畧舉四者以明天下所

之則無以知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音燹然

殺亂吾惡能知其辯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

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覺

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

人固不知利害乎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正倪

曰至人神矣無心而無不順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

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夫神全形具

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而體與物冥若然者乘雲氣

動騎日月有晝夜而無死生也而游乎四海之外夫唯無其

利害之端乎況利害於死生瞿鵲子問乎長梧子

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務自來而非從而事

不就利不違害任而直前不喜求求之不喜不

緣道獨至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凡有稱謂者皆非

吾所謂也彼各自

晝

謂耳此無謂也而游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夫

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

足以知之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

求鴉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

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

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

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鵠

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

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也夫不

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

非皆逆計予嘗為女妄言之言之則孟浪也女以

之徒也故試妄言之

妄聽之奚若正聽妄言復為太早旁日月挾宇宙

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為其昭合置其滑

湣以隸相尊以有所賤故尊甲生焉而滑湣紛亂

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眾人役役馳驚於

之自爾也胎然無波際之謂也

境聖人愚菴菴然無知而參萬歲而一成純

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眾人講之雜矣故役

役然勞形休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菴然

直往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游於獨者也故

雖參採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

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萬物盡然無物

死生之後之所在彼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死我勝負之所如也

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相背故未知其非惑也

喪而不知歸者邪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

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麗之姬艾封人之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

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

之日則不知彼况夫死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

始之蘄生乎蘄求也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

且而田獵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

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夢之中又沾其夢焉夫

者乃復夢中占其夢覺而後知其夢也當所遇無則無以異於寤者也

為方生而憂死哉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夫大覺者聖人

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

之君乎牧乎固哉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

牧圍欣然信一家偏見可謂固陋矣丘也與女皆夢也未能忘言而

也予謂女夢亦夢也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夢猶未寤也况竊竊然自

以為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夫非常之談故非常

覺哉音的至夫非常之談故謂之弔



當卓卓而不當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識其懸解是

且暮遇之也言能說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既使我與若辯

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

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而皆汝也其或

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不知而後

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

耳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

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同故是之不足信也使

是之下注疏本有耳字

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異故相非耳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

若矣惡能正之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

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

兩行而息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

彼也邪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何謂

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

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

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是

已不待彼以正此之辨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和之以天倪因之

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

自狃而性命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夫

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

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

窮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

其無特操與罔兩景外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言

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吾所待又有待而

然者邪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吾待

蛇蚶蝸翼邪若待蛇蚶蝸翼則無之所由未

類而獨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世或謂罔兩

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

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象形故明乎象形之

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

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化者無主

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

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

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

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

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

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

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

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

一本矜作務非

責此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王於內而愛  
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  
夷之得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  
有哉

適志與自快得意不知周也方其夢為胡蝶而不  
知周則與殊死不異

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  
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俄

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自周而言故稱覺不知周之  
耳未必非夢也

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今之不知胡蝶無  
異於夢之不知周

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  
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

非假寐之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夫覺夢之分無  
異於死生之辯

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此之謂物化夫時不暫停  
其分定非由無定也

也

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於此而勞  
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

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

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

之謂也

